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九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貽穀　于岱　校

英宗睿皇帝紀

帝，章皇帝長子，宣德二年，孫皇后所生，宣宗崩，年九歲，時倡國有長君之議，賴三楊英國而定，乙卯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建元正統，己巳北狩，庚午七月，回鑾，尊為　太上皇帝，居南宮，丁丑正月復辟，改元天順，至甲申正月十七日崩，在位前後共二十二年，壽四十八，上徽號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三楊倦學請開經筵而君子已知君臣之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

皆不知矣

宣廟以前無日不御文華召接羣臣商確政務所以天下號稱太平至此頓覺事體已變

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不過應文具以粉飾太平而壅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而去○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擢侍講劉永清爲廣東右布政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

減各郡秋糧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令減浙江嘉湖直隷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之秋糧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追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置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 朝廷以車公廉詳慎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賚金文綺賜之○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劇埜爲兵部左侍郎○北方郡縣

詔械廣父子下獄

提學自天順時方有定員正統九年始欽給關防以璽勅諭崇教化振士風崇正學黜浮靡故爲詳書

多蝗遣工部侍郎邵旻捕之○行在左都御史顧佐乞致仕許之以江西右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代之是年考察御史邵宗宗九載任滿吏部上其事語侵佐佐遂請老去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雖敬憚不無忌之竟擠去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優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歆天地　上亦大喜

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蔣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芻粮不繼爲解即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散怯懦不忠侵尅軍餉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　上乃令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

丁巳正統二年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務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陵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戍兵謹烽堠嚴師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巴禿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冦知有備引兵遁

全勝在此

无邊恐得若人又胡

知院阿쏘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徙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右僉都御史徐穆卒

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爲人剛正清慎寡嗜慾歷事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一日家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殮聞者莫不嗟悼公卿將治其喪而歸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王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協衛陳儀言于 上請以寧夏甘肅領將銘侯春媛俱發諸道並進且約兀剌相犄角殄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 上然之儀平江伯陳豫子○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先朝于循良吏成寔勞或璽書或獎廟賜予歌舞作興夫才所以激勵

各舉所知風是美事而行之既久公道漸漸正額六七年以後保官公行受恩私室進退人才[illegible]

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 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乃見寔裝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知溫文淵有治术在溫六年政靜寬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爲第一尋入朝覲入便殿命近侍傳旨獎勵并以御製招隱歌賜之

勑方面郡守有缺聽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 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 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辨察不至亦或貪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者太宗力行

例寔良可惜嘆○此法只泰初節耳

貢院災

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言專欲驟壞 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只依 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部從其言○秋八月順天貢院災翰林侍講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 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 命下悉如鶴齡

言人皆懾服云〇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疏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〇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殺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進使以金綺賜之仍進

從二品祿

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殷朝廷處置頗爲得宜自戰安敗而軍令肅城劉廣而數玩愍正后能拜昌而功非核付王驥以便宜而閫外專賞柴車之忠誠而人臣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終奏膚功而任虜卒于破滅此三楊所以可稱與

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戊午正統三年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〇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以走先是驥至邊役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入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

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京州睔白狗狐口北拱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鎭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敗○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直隷江北大水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

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貸鹽積聚民得食米安生而上下賴之○汜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降黜自　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糧運置棺以助喪葬歷仕三年俗醨訟簡家給人足沒已三

南北更戍非但水土不習亦道途不便勾補軍伍之政莫善于此

事循制憚更張殊不知因時損益

功固可賞而王振之

年民懷其惠河南叅政孫原貞奏請追復其官以爲士風之勸○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京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襲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月詔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條並丈柴車陞兵部

蔣心澌先
吳龍川宦
一利之師進
與爲出于
此

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
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雲南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寇邊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正統四年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
王直、學士南從善、爲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
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
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
師、○遣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嘗持
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戍、
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下策如信嘗詔時召見疾陳術頭富恤貧盈倩尼察呼令肯刪

王青菜

陳祚以言事繫中者禍滿個武當山者十年舉族遣內禁者又數年至是復械繫論贞薛文清謂其勁節苦心如金堅百鍊無改色時論以比劉元城鐵漢云

新作京城九門成○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歐陽人始由致官歷授御史為陞今職臨政公勤果決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政及民

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勑賑恤軍民被水之家○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

諜目前急事厥降胡一策尤為要緊何以置而不附也

國初大約術廣與九年為滿以故舊取時留如李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國家盛時氣象大概然也

言降胡近處京師宜漸令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自代六言武臣子弟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許加察八言鋤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 ○陞蘇州府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毋期以疾卒民立祠祀之

況蘇州盡心民事剔蠹除奸輕徭薄賦設濟農倉清欲攬繁防運夫侵盜則置綱運簿籍明用審驗約易行皆政之美者也至于剛正之氣卓特之才清操一塵不染執守千夫莫回時罕見其比

陞吉安府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九載滿郡

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御史具以聞　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八年致仕去民家尸祝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寃抑必爲申理久之郡民服聽秉誠尤謙和折節以下士未始有怠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頳詔畫史圖之○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緣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如此有利無害人樂于興種而邊儲易足

高汝栻曰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民開墾以待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庾中待哺策斯下矣三策之得失其早辨之哉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爲渠遠伯謚襄毅

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號令嚴賞罰明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躬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冬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于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斂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閘堤以備水旱而上下之民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沒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

務本之論

立預備倉妙乎無以勸民出粟方爲鼓舞

此二事皆三楊勸也可見張太后能行其言

倭奴慘酷想之寒心今人每言兵氣淒淒有難色者特未思及

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所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堨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查。如有欺弊怠廢者其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宜亟行之。○倭日本寇浙東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小兒于竿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村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不可言。盡積骸如陵。流血成

疋

所當時時御飭者也

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下詔嚴備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令兵番屯駐海上僉事陶成討平之

先是入貢人船刀劍不奉束約　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續來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過言兵備云入貢即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循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許貢後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是寬我無備即肆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偷賊不時闖貢稍如約許其在京宴賞市易。饜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遂釀斯禍至嘉靖壬子而大入寇矣。

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廝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苗

晟晟見子書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發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兆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森麾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詰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應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十月庚遼王貴

國家大事往往誤一人之私意而敗良可恤

月古小人
行事倒以
之二中皆
舍優得新
以

給爲庶人先是府臣爲貴給乞加祿 上言鎮王得罪
朝廷太祖時已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衛三百人仁
宗命倍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朝廷親
親已至王於庶母最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其請加
祿不允至是坐絕滅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進渾
天璣璣玉衡簡儀○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
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
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
爲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摭內閣之過而權歸掌

隆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持識大體甚以得人心見疑不回

權矣。○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王福卒贈太保謚忠宣。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皆知其爲君子斥折圓缺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

立存積常股鹽法。

高汝拭曰國初鹽法主於行邊非必盡籠天下利歸其始商人輸米不爲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急。祖宗大計也。自餘鹽議行。而鹽法壞矣。餘鹽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壞矣。蓋行鹽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急商人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葉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日前小有利而爲之者。此也。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豪勢者占中賣窩。今選召納鹽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亦不可得。邊事尚何賴焉。

少師果而
有容謀而
善斷屯八
此國寶錄也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陳敬宗慈谿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居太學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贊宗之政，爲表剡。廷以是得名，亦以是得怨，故二十餘年不調。與北京李時勉同一約束，稱南陳北李云。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贈太師，謚文敏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因居第以別之。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榮凡事寄計，必參决焉。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每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不決，至不可了，東楊片言折之，眾皆歎服。有濟人及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是短之。其輔理之功，在仁宗時固亦有光。而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稱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至安南叛逆，斬龍易位，動使有年，頻起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帝侍，遂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決

發雖賢蔽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歟。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贊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箇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指命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說

自　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進膳食英宗以幼沖即位三楊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自後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遂

爲定制

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憲綱一書肇于　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晝中外憲臣往往任情增益　宣宗嘗以爲言遂敕禮部同翰林儒臣考　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　洪武　永樂以來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節冊者悉入其中且益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皆削去之書成　宣宗上賓未及頒行至是命刊印以頒布中外令諸司遵守○改廣西思恩州爲思恩府擢

書所記者不無參差然皆大同小異也

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以獲異僧也先是建文
帝既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滇山走雲遊四方自湘湖
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邋遢爲名偏
物色焉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
橫州南門仙壽寺居住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
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
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
爲　建文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
帝鄉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迎至藩堂南面趺足
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邋遢爲我也衆聞之

竦然。闕于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帝曰、固也。此曾安得及事我邪。吳誠在無。命誠往見。誠亦持疑。帝曰、不相見者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汝一事。昔某年某月某日、吾御便殿、汝侍膳、吾筯挾一臠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餂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言大慟。已而復命、遂迎入西內、名曰老佛。莫究所終。

遣使齎敕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怡等詣闕謝、各置敕書樓、以彰恩寵、

廬陵周怡、周仁俊、吉水蕭文志、李維森、朱友豐、楊子晟、羅修齡、蕭煥、王來新、賀所樂、賀孟瑗、安福張濟、泰和

千石所操約而務廣矣

任貴川以太監督其務如此

并力于西北攻衮之

楊王辨各出粟二千石以備賑濟

辛酉正統六年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恐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謂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

經費地

三殿自永樂以迄仁宣垂二紀方成可見勞費仁民之至

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俘馘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歿節翰林侍制王褘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先是建文中。贈褘學士。謚文節。 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蓋烏丞劉杰。復請于朝。乞加郵典。乃有是命。○六月。布都御史陳智罷。○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十一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赦天下。賜百官落成宴。

王振之橫也。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既成。賜百官宴。故事宦官雖貴寵。不得預。是日 上使內豎覘振

先生何罪。振方大怒。謂來暨曰。周公輔成王。天子
禮樂。我獨不可一坐乎。暨復命。上感然。乃命東華
開中門。特設一宴于便殿。迎振以入。振至門。何故曰
詔命。公出中入。飲宴。振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伏
謁。振
如悅。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
等衙門。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
其舊在南京者。加行在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
京。北京各衙門俱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
除行在二字。遂爲永制。

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
曰燕。四者國朝建都之地。總不如洛陽。何也。建都一
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長安雖形
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

燕都接壤西北諸虜宿衛門兵閑防稍解即有不虞使人寢食難安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祖宗之謀誠遠矣

受敵洛陽三善虞備故宋范仲淹欲營都而擇與作識者很焉 國初命懿文太子歷都邑亦以洛陽為上自燕形勢自昔稱雄會見背遲今則頗便然北太近胡虜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間而天子自為守南距珠崖大部始萬里而遙偏邊圉不固胡騎疾馳自湖河川古北口以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荊諸關往往失守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秋高馬肥胡兒飆起捻黃裏之想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俱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 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世與承平怡嬉之勢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 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為之晝閉昌平陵寢為之震驚居庸紫荊為虜坦途良鄉通州為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實深耿耿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

訥蘇州常熟人 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聞其賢命致功臣子弟送拜監察御史歷僉都

麓川本是夷僻鬼不當中國一郡縣而驥統兵十五萬頑偏牛天下疲在其不勝哉然驥旋而思任發復反欲縛之不得惑矣寨而還殺無辜驗懦東南君不所言矣

副都御史請嚴方略，不以窮遠易所守。有小學集解諸書行世。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軍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死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險，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吳楨曰：從信錄云，王驥乘勝移兵，討韋郎羅、羅郎羅維摩賊，僭稱廣。斬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賊懼走安南。傳檄至安南，安南人斬賊首來獻，遂班師。

抑奔競
爲要事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爲國子監祭酒。勉在太學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藥、死不能整者、節縮餐錢、力爲贍養。督諸生誦讀、興寢爲常。燈光達旦。恩義浹洽、不啻父子。太師英國公、侯伯二十餘人詣監聽講。講罷、燕飲、侯伯讓坐。惟英公與之抗禮。

壬戌正統七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爲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

眞不可及

武臣不識字何害

丘文莊公欲復行海運以俗漕之不虞且習水戰以備倭深甚爲遠慮

兵部郎中侯璣、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

有差、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將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發一人、親帶而行、與士卒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獲追贖、以次而賦、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知于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

令南京造度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

薊州等、僉按正統中衛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山

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

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

是亦一時
然在邊方
則可

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衆翺詰責玩冦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亦令贖之曰償命無益於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守

國初用人惟以才望不拘資格如此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永樂初預靖難功、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茌平伯、謚榮襄、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廉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舉之、遂有是擢、

吏部尚書郭璡罷、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璡曰、不可、主上幼沖、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

者臣恩義四字得大體

其理宜引罪乞歸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肅撰詔大臣至是都察院王文疏其貪墨故罷之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操實行不用浮薄游擧之士能堅持[illegible]自行其志云

○擢禮部右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太后恭儉孝敬佐 宣廟十年儲位十年 正統遵奉訓戒勤慎不懈成祖毎意欲易儲嘗謂徐太后曰媳婦兒好因止不易及 宣廟崩 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栽禁中官不許差遣有部凡事皆必白于太

太后女中堯舜

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毎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矣。

麓川役起王振欲逞兵威閣下詔避兵不足數且為斬守討振不從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襍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以兵攻

任思發終不可得而疆據東南始不可言

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與歲祿各三百石

高汝栻曰緬夷在西南絕境上　上無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史載南接六詔六詔者夷語以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之南故曰南詔後唐改爲雲南巳而又改爲大理至後唐改爲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爲號唐史驃信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至王摩羅忠那以貞元間入貢盖古朱波國也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癸亥正統八年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昂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爲權御史從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劫獄而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緬補陞昂侍郎堂部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直言得失○張太后崩

太監王振擅作威福迷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記翰林侍講劉球應詔直言十事其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謂其譏已也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大常卿得罪下詔獄而球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等語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昔拷令璘誣招球爲書此謀奉旨逮球既前捽去球不知何坐第見縛至暗獄中斧鍘暴下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日吾訴太祖　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過數日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天理昭昭

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君輔翊凡朝廷大事皆白三公
處分數年政治清明　太后上仙楊榮已沒士奇以
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溥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據
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
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跽禮○
天順日錄記王振初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畏
以微譴見責始懼皆具禮進見初府部院寺大臣以
後百執事及在外藩邑小吏無不具禮有饋至千金
者或其容接若登龍門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寓圃
雜記云一夕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中至一處有
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梯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鎰王
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爲　上在步趨後敞閣
二人遲謁而起急趨而出蔣遜而問之曰　上在寢
二人曰王太監也蔣問然乃是索遼東圖言畢蔣遂
趨出是閣乃　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因圖籍屏壁
其上尋之數日方得從之不知其何用也或曰李儼
御史在光祿寺監收祭物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
獄拷之數次取圖獄發遣充軍耳查圖最·
遣者遼東鐵嶺衛故戍之其作威如此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爲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請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途瑄又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王文愁譖之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請廷鞫振毒曰是周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大臣申救得免歸田○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

貢師步

此從楊士奇說也謝鐸言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爲禮部所

續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隸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以忱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忱語敬宗達之敬宗曰共恭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欣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吳節文清一代人）故爲祭酒十八年竟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敬宗浙江慈谿人○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册皇后錢氏○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寖強盛也

楊巍請中貴默之

先、益横、屢犯塞北、

嘗呼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賞金帛無算、使人皆絡繹京師、逆祭驚不恭、肆肆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言吾有子欲請婚府朝公主通事謾應之曰吾爲陳奏皇帝已許聯矣也先大喜、遂誇耀諸酋欲具進聘禮云、

鎰忠厚鎮靜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十餘年人呼爲數千爺爺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巡撫陝西、○十一月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楊士奇子楊稷有罪、逮繫法司、

天順日錄曰、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已而有藩臬出巡者、以實來告、士奇反聽子之譖、而疑之、有直阿附諛子之善者寄之時法司奏其人命數十、其去不得已付之司寇、而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

太學成
上臨幸

道之以所
易

慰安焉、司寇既論其罪、抵法斬之、斬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春、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祗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循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所著有沙羨稿、右臺稿、文籍志、東里集諸書、
吳郡楊氏循吉曰、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賤流舉、如吳蘇一郡、蓋有三人、尚書楊翥、都憲吳訥、檢討陳繼、嗣嗣教書備生、文貞初不相識、惟周文襄處見其詩、遂薦之、○何氏孟春曰、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

以一飯得數千金飯之功耶送飯者之功耶

嘗膳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貪緣是擠賂至數千寃其來投于文貞不得已于罰理日遣使持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飯茲道官送親釋其刑具候飯畢視事一切聽令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

靜璇陳敬宗李時勉三先生皆瀰流砥柱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五月枷國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既而釋之先是議改建太學 上命王振往視時勉不爲禮振銜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坊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枷于監前諸生皆伏闕請不從

按聖旨以百斤枷枷時勉肆諸成均閒時爲三城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時勉之枷特重衆極監不

可飲食自謂必甕而助教李繼爲人浮薄晰勉奔機
之至是戮力自劾罄家冨素結諸權貴與其甥李者
爲兄弟四李識令昌伯孫孫乃　太后甥也李爲求
援于孫孫適生辰家宴　太后令內豎持觴慶賀
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每比年必得公卿爲
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絹爾然辱此君子臨幸爲
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　朝廷所得之禁臣席
無此爲重故不樂爾奏上　太后即遣　上　上言之曰
祭酒尊貴之臣奈何施以襲頭是其網紀　上言不
知　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　上遣問之乃知振所
爲世即飛詔放時勉令往賀孫甥云乃得釋是歲又
有監生石大用者上章乞以身代號哭奔走　闕下
請放時勉者數千人涕泣者塞途商賈罷市又明年
上北狩勉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遣將練兵迎回
車駕數事不
從送致仕去

秋兀良哈三衞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由東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

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迎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通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爵進有差〇太子賓客致仕國子監祭酒胡儼卒〇十一月壬子日有食之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鉉等廉能著撫治行超卓賜以勅諭衣鈔賜宴禮部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爲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人〇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

名爲會議
实王振操
其權此亦
故事而已

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倫書成○進內閣學士
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
苗衷兵部左侍郎並兼前職又擢侍講學士高穀爲工
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鼐等同辦事愉尋卒○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
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沖面議
遂廢至是始命廷臣赴內閣會議具本奏決○命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
旱民遭疫死甚衆乃遣英齋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厲
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月又

侍御雨

范楊可稱兩賢

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御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乃爲御製感應記。刻石于廟。

丙寅正統十一年二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聞而異之。後廣知其能。即薦知安德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

正月。始命各省邊內官提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

王永衛卒也能禁振怒則可謂義惜乎其爲匿名也

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福于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提督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廻避矣昭代典則○錦衣衛卒王永爲匿名文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于通衢及振侄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妖言斬○降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嫉言官

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于謙每入京議事，未嘗持土物賂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此不能堪權貴。凡在鎮十八年。

三月，上閱武于近郊。○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令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益儲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祭酒李時勉

當留心邊思惟劉球與亨所奏識于未然可謂明理

致仕蕭鎡代之〇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尊侯囊端圖為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又有勑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鹻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〇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

亨偁父巖寬河南指揮巖死亨嗣之善騎射有膂力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

惠儀頁史
下有良吏
又以吏治

都指揮任彪亦驍勇善撫強揮斧從亨參謀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先是謙丁父憂、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塋塟、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翔右都御史、以征勦建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長治民、先佐鄭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菽種菓麥桑麻紡績雞豚之數、過示賦、則取簿驗之、缺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後朝京、受旌異、畿內蝗、作禱之

班超書曰
而從之可
州

有法吏部侍郎魏驥異之效其法諸郡皆便牧馬者擾民需咨之領牧者譜于振捕下獄桎楚幾死竟謫戍遼人咸惜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諸御史嘗劾其貪暴銓憾之及掌院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入日晏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詰獄銓亦訐奏諸御史供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霖永以守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未減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二月朔日有食之○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讀杜寧爲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內閣選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于輸租外餽

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傑爲衆所推因殺人官捕之逃入福建寧化縣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順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攻汀州據杉關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縣掠其庫藏數日至

順昌縣時福建叅政宋彰交阯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以萬計甦送王振遂歷福建左布政抵任計其所費驗戶歛之貧之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龍溪盧主蔣福成號集居民劫取聚落別日至數萬人遂襲龍溪據縣治與茂七聲援相聞進劫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官剿卷御史張海在延平欲圖海躬諭之賊退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賊事宣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龍溪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入閩誰敢窺焉遂殺齎牌使者據上臺立總甲里長設都司其勢益盛

秋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榮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榮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酸棗今厮封府延津縣館陶今大名府屬州館陶今東昌府屯氏河即今衛河東郡亦東昌府滑州今隸城縣平原今德州清河今廣平縣及棗強縣信都今冀州深州梁山濼本東平州壽張今開州渤海今畢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城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博州後決平原決渤海決清河決信都皆東北並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及宋並無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引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此益盛矣嘗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我朝洪武二十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鎭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封城之西南而東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之不同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我

朝則慮妨漕矣故視前代爲尤急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

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二孽復據孟養跳梁

州治州、宿州皆是、

爲患、　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官署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率征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九谿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歿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歿于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首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驥還、詔增祿賜鐵券、令世襲、○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

陶得二將聚作亂屢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網遁明松等四出剽劫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燄東南震駭　朝廷慮葉與鄧寇合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牒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〇十一月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知府熊尙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副總兵陳榮進兵與鄧七戰敗死之